

王剑波

行走

站在藏兵洞的入口，我犹豫要不要进去。

这是七月的宁夏。已经是下午三点，但阳光仍然像带火的瀑布，不受阻挡地倾泻在西北的土塬上。

我刚从修复后的水洞沟明长城观景台下来，在那里，一块现代石碑上刻着：鞑靼部落（内蒙古）—宁夏镇（宁夏），表明这是宁夏和内蒙古的分界线。一辆驼车将我送往“红山堡”藏兵洞，赶车的老汉一路唱着西北民歌，曲调悠远而苍凉。驼车走在长长的峡谷，两边是千百年来地表遭受暴雨冲刷切割后形成的土林，饱经沧桑、壁立高耸。土林之上茅草摇曳，隐约可见历经500年风雨而留下的明长城遗迹。

风从峡谷的尽头吹过来，似乎带着岁月的云烟，传来金戈铁马的杀伐之声。遥想当年，蒙古贵族势力互相残杀，分裂为东西两部：鞑靼人和瓦剌人。两个部落在相互打斗的同时，还时常抱团出兵，滋扰明朝边境。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先后五次北伐，越过大漠追击鞑靼、瓦剌。明成祖死后，鞑靼、瓦剌又厉兵秣马南攻明军，到中原地区骚扰百姓，掠夺人口、财物和牲畜。红山堡一带因地势较为平坦，有利敌骑大面积展开，便成了他们的首攻之地，莽莽荒漠闪烁着刀光剑影。而修建的长城只能被动防守，鞑靼、瓦剌兵士数次拆墙南下，掳掠后退回北方。明弘治十四年，鞑靼、瓦剌铁骑直抵平凉，西北震动。明孝宗起任76岁高龄的秦紘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红山堡藏兵洞就是在秦紘掌军大西北时，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前后建成，使长城、城堡和地下兵城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立体防御体系，便于守军由地上转入地下，隐蔽军队，保护自己，待机出击，或在空旷处埋设伏兵……驼铃声声，思绪漫漫，行进在峡谷之中，一时间我竟然有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

就这样，我来到了藏兵洞的入口。引导人员反复提醒着参观的注意事项，强调进洞以后只能前行、不得返回，怕的是游客在繁复的巷道中迷失。也因为这个警示，还未进洞，我的心就充满了期待，同时也夹杂着恐惧。

带着一丝犹疑，我踏着青砖铺成的台阶进入洞中，迎面而来的是一股阴森之气，和洞外的炎热形成鲜明对比。在明暗不定的光线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地洞蜿蜒曲折，枝蔓丛生，久久不见尽头。在洞中行走，首先想到的是儿时看过的电影《地道战》，想到冀中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就在那片青纱帐的下面，中华民族的后代从先人那里汲取智慧，开掘地道，伏击日寇，令侵略者闻风丧胆。但与红

穿行“藏兵洞”

山堡藏兵洞相比，冀中平原的地道还是简陋单一。在这里，坑道宽敞，人在其中，完全可以直立行走。坑道的两边设置着居室、大厅、储藏室、兵器库，甚至有水井和伙房。引导人员示意我们仰头看望，只见一个隐蔽的通气孔在向洞内输送着新鲜空气，而洞顶悬挂着的空心草，则可以消除回声，让洞内保持宁静。还有一处高出洞口七八米的瞭望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峡谷内的一切尽收眼底，而在峡谷却无法看清瞭望台的位置。藏兵洞的关键部位设置了炮台，必要时可以变被动防御为主动攻击。从这些设施旁边走过，仿佛看到500年前的将士身影，他们身穿盔甲，威风凛凛，正在分析敌情、运筹帷幄；望着兵器库里摆放的刀枪剑戟，仿佛看到将士们张弓在手、枕戈待旦，按捺不住保家卫国的豪情。

但藏兵洞毕竟是在山塬腹中，终年见不到阳光，人在坑洞里呆久了，便会禁不住向往天空和大地，向往洞外的清风和自由流动的空气，更何况敌兵经常在山塬之上、峡谷之中神出鬼没，将士们的神经一定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我在想，这些戍边的将士来自哪里？是翠绿的江南还是辽阔的中原？在他们的家乡，早晨有阳光铺满麦田，夜晚有月色映照流水，花掩小径，柴门半开，炊烟下忙碌着白发亲娘……而这一切，离他们却是那么遥远。沿着坑道一路走去，看到洞壁上分布着不少小龛，这应该是守军放置灯盏的地方。当500年前的漠风吹过洞外峡谷，一盏盏油灯照亮了幽暗的坑道，是否也照亮了将士们梦中的家园？他们之中是否有人在灯下默默地吟诵范仲淹那首伤感又悲壮的诗词：“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从古到今，军人总在默默地作着奉献，也正是一代代热血男儿的牺牲，才保障了边境的安宁。

继续前行，只见坑道中间铺着玻璃，就着灯光朝下张望，看到了一个丈余深的陷阱，里面布满铁蒺藜，令人望而生畏。引导人员告诉我们，曾经有瓦剌人在一个大雪满弓刀的凛冽清晨偷袭藏兵洞，但一进来就踩上了连接机关的踏板，悬挂于头顶的铁蒺藜噼噼啪啪砸落下来，不少人当场毙命。其他人没走几步，又踩上另一处陷阱，掉落到坑内的木钉上，这些木钉固定在可以相向转动的两个轱辘上，人一掉下，很快便被转动的轱辘活活绞死。剩下的瓦剌兵甚至来不及惨叫，也被洞内大小大小、高高低低窟窿里伸出的枪刀剑戟结束了性命。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有史

实依据，但藏兵洞里机关密布、步步惊心倒是真的。再往前走，坑道一分两半，引导人员让我们各自选择往左还是往右，原来这是一道可以转动的木门，后面连接着两个隐藏的洞口，一边是“生门”，一边则是“死路”，一左一右，可以在一瞬间决定人的生死。可以想象，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假如敌兵进入藏兵洞，“生死门”便会悄悄打开，这些惯于在草原上跃马驰骋的骑兵，便会陷入迷魂阵，命丧黄泉。看着这些机关利器，在为先人的计谋击掌的同时，也不能不为战争的残酷而叹息。

穿行藏兵洞，就像穿越一段历史，看到的是遮蔽大漠的连天烽火，听到的是壮怀激烈的边塞长歌。从藏兵洞出来，阳光依旧，炎热依旧，我在蒸腾的暑气中走向屹然于峡谷之上的红山

堡。经过风霜雨雪的侵蚀，古堡的城门已经残破，露出了层叠的砖块；远处的土墙虽然还能看出逶迤的模样，但已是颓垣断壁。这里应该是明长城的组成部分吧？时光似乎淘尽了一切。战争消弭了，将士的背影已经远去，血雨腥风的古战场长出了青草，热风之中也听不到战马的嘶鸣，只有艳阳静静地照耀着历经战火洗礼的长城、烽燧、城堡、墩台……我在古堡之上朝着远处眺望，以往总是将长城看成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今天站在这里，却感觉不到长城内外的区别。目力所及的地方，就是我几年前曾经到过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那里，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正在草原民族的手中崛起。也许因为这个，想起刚才那位赶车老汉唱的西北民歌，也就不再感到悲怆、凄凉。



瀑布

钱钢 摄

红T恤的背影

“右后轮胎压不足！”我看了一眼，没在意。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心想大概是轮胎胎压低于电脑设定的记忆，跳出警报，待经过路边快修店时去充一下气就行了。倒是坐在旁边的家人把头探出了车窗——

“你把速度降下来，慢慢往右边道上靠，然后停车。”他慢条斯理地说。

“咋啦？”

“没咋，车胎被扎了。”他说。我还是那么漫不经心。

我把车靠到路边。下车发现后轮胎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瘪了进去，车轮轮毂直接碰到了地面。刚才轮胎被在奔跑呢，二十几年驾龄这可还是头一遭！

麻烦来得这么突然。一路荡漾在朦胧夜色中的愉悦像被猛一个急刹烟消云散，回过神赶紧

跑过去打听附近有没有快修店。一位正在打开车门的中年人顺手一指，“呐——，前面，不远，两边都是。”我一听有点小兴奋，幸好幸好。但开车过去修理是不可能的了,家人比我反应快，迅速打开后备箱，拿出备胎和工具，换胎！

千斤顶顶上，螺帽盖挖开，看似麻利，毕竟技术不行，卸轮胎这螺帽是顺时针松动，还是逆时针旋转？正琢磨间，背后过来一位年轻小伙子，没待我们反应过来,他二话没说操起家伙，直接把脚踩到了扳手上。顺时针，不对。换个方向，逆时针，对了。一旦找准方向，问题迎刃而解。脚踩着扳手，使劲往下一蹬，螺帽果然松动，一颗、二颗……直至第四颗，如法炮制，手脚利索，驾轻就熟。“还有一个套筒螺帽呢？”还剩下一颗防盗螺帽未拆，

春天的夜晚 不要关窗
让月光进来
让花香进来
那些花 远方的 近处的
在角落里
正说着美丽的愿望
风里到处是她们的气息和善意

赵淑萍

诗歌

枕着月光和花香睡去
在鸟儿的啁啾中睁开眼晴
没有过往的烦恼 没有未知的忧虑
心清亮如溪
那鸟鸣 就像一颗颗珠子
滑落在溪水中
溅起的全是笑 每一个笑厖里
都有阳光

梅花心

你会出现在那个路口吗
我想让自己变成一棵树
远远聆听你的足音
从黑夜到清晨
我一直在开花
希望你撞上任何一朵

你会驻足吗
月光正好梅花正开
满心欢喜满眼清泪
如果你笑了
春天将接踵而至所有的美好
如果你悄然而去
就着一颗梅花心
葬在月光里
我将落寞在万紫千红的背后
只是 多少年后
你遥望月亮
会闻到那缕暗香

重逢

我能感觉你心中的那缕亮光
一泓碧水 阳光下
已经解冻所有的伤痛和寒冰
行舟远去 江鸥翱翔
万物 请记住她最初的美好

赵宁善

诗 歌

和妻子一起去锦屏山游玩，满目青山，鸟儿轻啼，笑声夹道，诗兴勃发，遂成此“山之歌”。

山啊！我把青春的妙龄，
埋入你的心灵；
你把理想的飞鸣，
变成了绿色长城。

你喜欢春天，
绿是你的本性；
每当春风吹又生，
峰峰岭岭绿似锦。

你的绿防尘防颶，
你的绿美化环境，

当一切的一切放下
山川依然俊秀 原野仍旧明朗
风吹起三月柳丝
经幡叩响心之铃铛
我有无数的话想说
别后的岁月深得像一个潭
到嘴边
却化作春风里的微笑

山之歌

你的绿启迪青春，
你的绿引人奋进。

啊！风霜雨雪，电闪雷鸣，
我歌美你的坚定；
绿泛柔光，花送温馨，
我领略你的壮景。

你是我心中的母亲，
几多春秋培育了我的自信；
我是你眼中的山鹰，
东西南北飞不出你的身影。

每当我引着人们走向你，
你总是含笑奉献绿的生命；
啊！绿是你的金银、你的妙龄，
我因此和你心心相印……

塔山野佬

诗 歌

两头强健的黄狮
产下的白色幼狮
在同龄的黄狮中
饱受歧视、欺凌

镜头如水
白狮转眼雄壮如山
它与其他狮子
没有区别
捕食溪河中的水牛
尖牙利齿，血淋淋
一样凶猛残戾
那身银白的毛
在青天白日之下
无比耀眼

赵氏浑厚深沉的暖音
舒缓松懈着
我的紧张与警惕
今天他走了
我在看——
动物世界

（注：2020年1月16日，著名央视播音员赵忠祥因病去世，享年78岁。他曾为央视“动物世界”栏

目配音。）

戴胜

细长弯尖的嘴
锐利地啄着地面
好像探雷器
忽左忽右
曲折向前
不住地觅寻

突然，停在一点
一下一下深啄
头埋入泥中的深度
不断加大
仿佛在凿井
认准了，绝不放弃
直到凿到泉眼

终于叨到了一条螻蛄
仰脖伸缩几下
吞入腹中
随后，不忘竖起羽冠
像个凯旋酋长
以王者的威仪
奔赴下一个战场